

綜
總
事
件

廿五年

綜絲事件

茵子

在廠軍管會的辦公室裏，引人注意的是一隻經常使用着的『內線電話』，最多的是軍代表和廠長的通話。廠長和軍代表不是在一層樓上辦公，廠長在樓下，軍代表在樓上，廠長蹲慣了老地方，軍代表又不習慣跟他在一起辦公，有事商量，請上去不是，請下來也不好，結果就麻煩了電話。

五月十三日，廠長和軍代表的通話中，決定了廠裏即將進行的一件大事——標售廢料。軍代表放下電話以後，就把這個決定告訴了聯絡員，他們同時覺得這是執行軍管會職務中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解放以後廠裏已經規定過標售廢料除通過清查委員會外，還得切實經過廢料鑑定小組的審查，這對於軍管會在執行自己的職務中正是一個有利的保證。

職務主任石光春在招標廣告登出的兩天之後，邀請清查委員會主任張工程師和廢

料鑑定小組組長施全民老工友，興致沖沖地到黃浦灘的廢料堆邊，履行這解放以後第一次標售廢料的新手續，他用手指着這些廢料堆，帶着交代事務的謙虛和對廢料的鄙夷的態度，爽朗地說：

『都在這裏了，就是這些東西！』

『阿，就是這些！』張工程師像第一次發現似的，注意起這些廢料堆來。老工友施全民已經彎下腰來，揀起一條一尺長二寸寬的皮帶和一塊三尺見方的白鐵皮，他抖着皮帶慢慢地說：

『從前皮貨寶貴的時候，這樣一條皮帶要算寶貝，皮帶斷了，我記得還用帆布連過的呢！』當他的眼光轉到手中的白鐵皮上的時候，石主任慌忙想起一個重要的交代，他說：

『二尺以上的白鐵皮公司規定是不能當廢料出賣的，關於我們這裏的情形，我們已打電話請示總公司，得到總公司的允許，三尺左右的白鐵皮可以由我們自己處理。』

『他們來看過了麼？』施全民直率地追問。

「那倒沒有，公司方面認為他們可以相信我們的請示，而且他們也派不出人來。」

石主任的回答總是那樣口齒清爽。張工程師習慣而放心地點了點頭。施全民又順手拖出兩條皮結和一塊白鐵皮，石主任注意地望了一下施全民手裏的東西，立刻又裝着沒有看見的樣子，仍舊爽朗地說：

「怎麼樣，兩位主任的審查工作是不是到這裏結束？」

張工程師看着老工友施全民惶惑地但又習慣地點了點頭，接着他正經地表示自己的意見：

「假使就是標售這些廢料，本人很少意見。」

施全民的回答是：

「我們又等着這批錢用，我看還可以揀出一點好用的東西來。」

「這個自然，我們在出賣之前，一定遵照你的意見，負責再揀一遍。現在是人民的財產，應該愛護。不過我恐怕揀成十足的廢料，要想賣出去就困難了。」石主任帶着笑聲對這次審查工作做了結束。他們沒有一同回來，他回到寫字間，張工程師回到工務室，施全民帶着揀出來的皮結和白鐵皮，忙着走回車間去了。

物料間負責人沈炳坤，知道了廠內標售廢料，其中有廢綜絲一項，想起物料間堆積已久的廢綜絲二十多箱，不知是否在標售之列，就去請示他們的主管人總務主任石光春，石主任托着下巴，想了一下，雖然明知這是未經審核的一批綜絲，但既是廢料，而且此次出售廢料中也包括綜絲在內，遲早這些廢料都是清出去的貨，一批賣了，倒省得以後麻煩。他始終擔心黃浦灘邊的幾堆廢料太廢舊，怕的沒有人看中，能夠有這一批廢綜絲夾在裏頭，全部出清就不成問題了。他想到這裏，倒覺得沈炳坤這個請示正加強了他對全部出清廢料的信心，未始不是解決了他的一件心事。同時他在解放前一向能秉承廠長的意旨，決定廠內標售『廢料』的大權，這權柄雖然在解放以後沒有使用過，援引舊例，做這一點主該不會遭到什麼責難，至於一切通過什麼廢料鑑定小組，這簡直是麻煩，石主任馬上想起在黃浦灘邊審查廢料的一幕……。他抬起頭來，對着等待答覆的沈炳坤，清脆地說出四個字：『一齊出售。』

現在究竟不能比從前，他忽然腦子裏湧現了紡建公報上對標售廢料發生錯誤執行處分的通知，對自己的決定又有了不安的情緒，終於他慎重地補充說：

『那些廢綜絲你叫人仔細再揀一下，有可用的拿出來。商人來看，你可請軍管會

在物料間幫助工作的邢同志帶領查看。』沈炳坤走後，石主任靜靜地坐在那裏，燃起一根香煙，對他自己最後的補充，覺得放心甚至有點滿意。

五月二十七日的開標，有一番熱鬧場面，應招而來的商客有二十餘家，都到了會客室，最先與他們接觸的自然主持標售的石主任，他一面通知物料間做準備，黃浦灘邊的廢料由他自己陪同查看，物料間的廢料，邢同志應邀做了客人看貨的嚮導。

也在這個時間，石主任通知邀請監標的廠長、軍代表、聯絡員、清查委員會主任張工程師和廢料鑑定小組的組長施全民工友以及黨、工、團的負責人，都到了會議室。除廠長、工程師以外，對於監標，大家都是第一遭，他們感到新奇和惶惑，其中尤以軍代表和聯絡員，對這件事正付與緊張的關注，當知道今天來監標的都出自石主任的一個臨時通知，事先毫無商量，而被邀的各方卻是面面俱到，他們甚至猜疑這可能是一個什麼布局。……

大家坐下以後，軍代表以不安的摸索的眼光，看着這個房間，這時廠長正在打量着他，廠長覺得軍代表的臉上缺少一種參加一件新的事務的熱烈的情緒，相反的，未免有點冷漠，這使他不安，一會兒，他完全肯定的覺得軍代表嚴峻的眼光正停留在自

己的身上，他聽到一句使他震驚的問話：

『我們出賣的廢料，有底價沒有？』

工會主任、黨支書、團支書、施全民工友隨着軍代表的話音一落，都同時投過詢問的眼光，等待廠長的答覆。

『這個，要問問石主任。……』

廠長漲紅了臉回答。他與軍代表的眼光有一瞬間的接觸，在軍代表微微皺起的眉宇之間可以看出他似乎已經覺察到廠長的回答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廠長也同時覺得自己的回答在職務上來說是暴露了自己的疏忽的，當他看出軍代表正意識到這點時，他更覺得發窘，習慣地托起他的下巴。年輕精明的聯絡員很快地在他們二人的臉上看了一下，緊緊地閉起他的嘴巴，顯出沈思的樣子。

軍代表馮益羣同志，最近肺病復發，一天中要有兩三個小時簡直不能支持工作，這使他對繁重的工作任務有時要感覺到過分緊張和煩躁的情緒。這時正是軍代表需要休息的下午一時左右，他向大家告了病假。廠長對他的引退，正不知他是出於對自己的信任抑或是其他相反的緣故，顯得一陣惶惑，他仍舊托着下巴給軍代表讓路。聯絡

員自然的跟在軍代表的後面走出門來，他們急促地決定，對於標售的事，第一要注意價格，第二要注意廢料出門的檢查，這是他們認為參與此項工作的關鍵。

由石主任帶領着的商客們，興奮的指手畫腳地議論着，重新返回會客室，廠長和聯絡員幾乎是同時把石光春叫到一邊，詢問他關於底價的事，石光春倒不覺得這個帶着什麼嚴重的意味，他簡單申述了由於物價波動和廢料的品質、成色不一難於造出底價的困難，一面奔回寫字間去找出一張鄰廠標售廢料的底價做為參考。廠長的情緒安定下來了，聯絡員緊張的臉色卻未見鬆弛。……他接過石光春手裏的價格表，仔細注意上開的價目，吃力地計算着數目字的單位。

正式開標，經過爭論確定了標售的價目。聯絡員在客人們的吆呼聲中，查不出與底價單上相近的數字，他立刻覺得這張鄰廠的底價單已經是過了年的黃曆，不能再有參考的價值，對現在標售的價格，也無法表示懷疑和確定的意見。這時，施全民工友有人來叫他修車，早退了。黨支書也忙着準備下午的會議，不能等到開標的結束。只有工會主任和團支書留到最後，在石主任的邀請下在標售合同上簽了名，退出。當聯絡員被同樣的邀請在合同上簽名蓋章時，他以堅強的決心要對這次人民財產的出售負

責，他彷彿覺得對此次標售廢料的注意，實在從此刻才正式開始。

聯絡員鄭健同志，是一個長期的財經幹部，可是沒有攪過工廠。年輕，機靈，有點粗枝大葉。他把跟軍代表的分工劃分得很清楚，他認為軍代表是『掌握政策』，他自己是『執行任務』，軍代表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與他商量，當他不肯用腦筋的時候，他就會說：

『我沒有什麼意見，我是服從命令聽指揮！』

在別人面前，他對聯絡員的職權，卻可以背書似地熟練地說出十六個大字：『監督生產，學習管理，聯繫羣衆，反映情況。』他對廠裏送到軍管會審閱的各種表格統計，特別感到興趣，經常使用一枝紅藍鉛筆，它的戳劃之處，正代表着他監督生產專心發現問題的嗅覺。

聯絡員從會客室裏出來，就急急地跑到打包間找老工友李世海打聽打包鐵皮的價格，知道市上新的約售一百多萬元一擔，舊的也有十分之一的價格，現在我們賣出的只有四萬八千元一擔，很明顯的可以下一個結論：吃虧了！幸虧出售的數目可以由我們自己決定，聯絡員就吩咐在物料間工作的邢同志對廢料執行重新選揀的工作，揀出

較好的另作打算，這樣可以少吃虧一些。邢同志差人首先在物料間二十多箱廢綜絲堆裏挑揀。他在聯絡員嚴重的臉色上意識到這件工作的重要，時常站在旁邊看着，到傍晚的時候，他拿着幾捆揀出的八成新的綜絲來見聯絡員。

聯絡員不但注意了這些綜絲的成色，同時急急地追問：

『像這樣的共揀出多少？』

『連半新半舊的在內，共有八十多斤。』

『廢料，這是廢料！』他懷着對舊職員玩忽職務的憤懣自言自語地說。軍代表有事出去了，他來不及與他商量，就拿了揀出的綜絲到了廠長辦公室，他習慣地眯着眼睛，臉上沒有退去嚴重的顏色，激動地說：

『廠長你請看，這是在決定出賣的廢綜絲裏揀出來的，一共有八十多斤。』說到這裏，他把語氣變得緩和些，但也是更尖銳地繼續說：

『技術上我是外行，你看還有用場麼？』

廠長仔細看了一下，不能否認它的使用價值正如它的成色一樣，起碼還可用一年半載，他知道這又是一次職務上的疏忽，不禁訥訥地自語：

『算得仔細了，還出這個毛病。……』

『再揀，我們派人再揀，我們保證對人民財產負責，不是廢料不出廠門。』在他最後對聯絡員『查詢』的交代中，正流露了無可奈何的然而而是有些賭氣的對立情緒。

聯絡員走後，廠長默默地坐上他的三輪包車，回到家中，他一直靜坐在作爲他公餘休息的會客室裏，久久地驅不走這天在廠裏標售廢料中所產生的不愉快的感覺。這時他不禁想起二三十年辦事的經歷：從小苦讀書，專心攪紡織，曾經艱難地在南通學院畢了業，從助理員到工程師，又經過了多少奮鬥。爲求深造，他靠着僅有的積蓄，到英國留學，最後學成回國，一直擔任各大紗廠廠長的職務，在中紡×廠，他以一廠之主的身分，也已經幹了五個年頭。他自問忠於職守，願意爲祖國的實業振興盡力，在反動派時代，整個官僚企業機構統治的腐敗無能，曾經使他感到灰心失望，不過對於重視英美的技術經驗和追求效率的管理方法，仍是他一心專注的治廠方針。他平時最好禮貌，也以此要求別人，解放以後，他對軍代表和聯絡員的『軍隊作風』，是一直引爲遺憾的，對他們的不懂技術監督生產的態度，也頗感不滿。可是對於軍管會全體同志樸素的生活作風和認真的辦事精神卻不能不暗暗佩服，在幾次處理物資和車間

生產的重大事件中，他更明顯的感覺到軍代表和聯絡員的意見打破了他的自信，但是也合理的解決了問題，他一面領悟到新的管理方法的民主精神，但由於軍管會方面不很友善的態度，以及他對軍代表及聯絡員將來究竟在廠中是什麼職權，引起一種顧慮，在他現在的職務中，就時時抱着誠惶誠恐的態度，處理標售廢料的新的事件正在開始，明天等待他的究竟是什麼呢？

第二天早上，關於揀出綜絲的事，聯絡員給剛從外面回來的軍代表作了彙報，軍代表馬上也跟着緊張起來，他急著要看揀出的綜絲，聯絡員東翻西找已忘記昨天的綜絲放在那裏，他衝出門去，跑到棧房裏，在二層樓的弄堂裏看見幾個女工正在揀綜絲，他問她們：

『那裏是揀出來的？』

女工朝弄堂東面幾隻箱子蓋上面的綜絲嚙着嘴說：『在那邊呢！』

聯絡員走過去一看，翻了一翻，那揀出的綜絲，不但成色比昨天的還新，而且，好傢伙，還有兩紮全新的，他拿了四紮八成新的綜絲和一紮套着商標的新綜絲急急地回到軍管會來，一進門就說：

『居然還有全新的，你們看！』

軍代表和軍管會幾個同志的眼光，都迅速接觸到桌面上的綜絲，大家的眼珠更在那紮新綜絲腰中的五星商標和塗紅的綜頭上溜轉，軍代表激憤的情緒傳染着每個同志，他忍不住衝破緊張的空氣說：

『這是玩的什麼點子？這是對付人民財產的態度？！』接着他決定馬上去找廠長談話，要聯絡員去找石光春談話，他主張要嚴格追究主持標售廢料的石光春的責任。同時他們把這件值得追究的大事報告了黨支部和工會，大家配合行動。工會主任向工友施全民調查的結果，立刻在這件複雜的事變中增加了一個新的懷疑，即是：這一大批在物料間即將出售的舊綜絲，為什麼沒有經過廢料鑑定小組的審查呢？

石光春沒有以誠懇和謙虛的態度迎接聯絡員的談話，他表示關於從廢料中揀出新綜絲應由物料股負責。軍代表和廠長的談話，廠長雖然由此意識到事態演變的緊張，但他也同時覺得一國三公的分裂的感情，使他對軍管會的發現，習慣地覺得無非是自己的職務的挑剔，他顯得懷喪和煩惱，對石光春，他一向認為是得力的助手，他不能把嚴重的責任推在他的頭上。對軍代表徵詢處理的辦法時，他提不出什麼意見，在

他辦廠的經驗中，他沒有處分過職員。

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起來，當軍代表弄清楚這大批廢綜絲並非經過廢料鑑定小組的審查時，他認為這又是一個原則性的發現，他的急躁的情緒，使他想把這件事情立刻求得一個徹底的解決。在他的催促下，黨支部臨時召開了支委會。軍代表和聯絡員都是支部委員，他們竭力主張迅速召開黨、政、工、團及有關方面的聯席會議，追究責任，並主張在黨團內提出報告，增加黨團員對人民財產的愛護關心。工會要廢料鑑定小組對此次擅自標售沒有經過鑑定的物料可以向行政提出責問，以提高工會的威信。就這樣一致通過了他們的建議，決定第二天上午舉行會議。

第二天上午九時，各方面的負責人和此次與標售有關的職員都準時到了會議室，大家都有意無意地看着長桌上放着的五捆綜絲。這次的會議是軍管會出面召集的，聯絡員宣布開會以後，接着要廠長和張工程師報告他們在參與標售中所知道的情況，他們拉雜的發言，緩和了會場開始時的緊張氣氛。聯絡員在軍代表厭煩的顏色中，馬上提出兩個尖銳的問題要石光春回答，就是：第一，為什麼物料間的廢綜絲會出乎此次規定標售的廢料之外一起出售？而且其中還有新的和可用的呢？第二，究竟誰負此次

標售廢料的主持責任？

石光春一向自認爲是這個廠裏的重要支柱，他的辦事幹練，是中紡其他廠長都聞名的，在他的職務上，他從來沒有受過這樣嚴厲的責問，對着這突然的『襲擊』，他不得不強作鎮靜站起來慢條斯理地說：

『我承認我們在解放以前工作上的疏忽，使我們廠裏堆積了許多廢料，其中一批二十餘箱的廢綜絲，已經擺了三四年之久，這次標售的廢料內有廢綜絲一項，我認爲一起出售正是一個機會，這是經物料股提出我徵得廠長的同意決定標售的。』他停頓一下，看見聯絡員正在向他眯着眼睛，知道他不曾放過對這批綜絲是否通過鑑定小組的追問，他組織了一下自己想好的措詞，接下去說：

『至於是否通過廢料鑑定小組，我想施全民工友他們一直參加清查工作是瞭解物料間的情形的，可以證明這批確實是廢料，沒有正式會同鑑定，我認爲這僅是一個手續問題。而且，我敢向各位擔保，我們出售的動機，確實是爲了正確處理這批人民財產，同時廠裏馬上要開展清潔衛生運動，長期堆積大批的廢料是有礙衛生的。』這時他意識到軍代表有些惱怒的表情，他有些懷疑自己言語的力量，但是對聯絡員提出的

第二個問題，還得硬着頭皮做一番解釋：

『關於標售廢料的主持責任，總公司在我們的職權上一直無明文規定，最近在清查委員中也沒有明確的組織，我本人是沒有資格負責的，此次各方面未能很好的配合，正暴露這方面的脫節現象。』

軍代表霍的站了起來，把袖管朝上勒了幾勒，有力的指着桌上的綜絲，面對着石光春說：

『確實是廢料，這是你說的！責任，你知道總務課負的什麼責任？你不要唬倒我們，標售廢料一向就是總務課的責任，就以這次標售廢料來說，你能推得過你不負責實際責任？今天開會就是追究責任，你不負責負？』

職員們的眼睛開始朝下看，大家屏住了氣息，廠長輕微的使人難以覺察到的搖了搖頭，兩條眉毛正緊緊地鎖在一起，會場一片沈默。

石光春鎮定了一下，他覺得不能容忍這有生以來少有的當面的指斥，他要申辯：

『我的意見已經說過，用不着重複。要追究責任，我想我們這裏誰都在內，都參加過，有好幾位都是蓋了圖章的。』

蓋了圖章的幾位都心動了一下，他們似乎都想說話，可是軍代表尖厲的聲音馬上淹沒了這會場的一切聲響：

『蓋了圖章的固然要負責任，你可逃不了要負主要的責任！你不虛心檢討是不行的！』

石光春也不示弱，他說：

『檢討怎麼樣？負責怎麼樣？聽候處理就是了！』

會場的空氣在兩個人尖銳的對話中更趨緊張，大家望望軍代表，又望望石光春，廠長爲他們雙方的衝動惋惜，黨支書擔心着這個會議不知如何收場，那知軍代表在激怒之中迅速說出了下面的結論：

『現在我以軍代表的資格向大家宣布：石光春在主持標售綜絲中發生錯誤，拒絕檢討，暫時停止職務，散會！』

軍代表第一個走出會議室，其他的人各人帶着各人的心事去吃中飯，進膳的時候，彼此交換了若干的談話，但都不是關於綜絲的事，軍代表和軍管會的同志正分散在每個桌子上，低着頭迅速填飽他們的肚子。